

38岁的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——

孔子堂前燕，飞入百姓家

本报记者 吉祥



再次踏上山东故土，孔垂长仍表现得有些拘谨。 本报记者 吉祥 摄

走到哪里，孔垂长都被称为“最尊贵的客人”。他受到的礼遇包括：每次活动开始前第一个被献花，合影时站最中间的位置，即使旁边有他的母亲，或者比他名气更大的教授。

人们将对他的尊重赋予了内涵：这也是对孔子的尊重，对孔子学说的尊重。

这位孔子第79代嫡长孙，并不愿意凸显自己的身份。

在山大教授面前，他是“山东大学一员”；走到学生中间，他自谦为一名入门未深的学子；来到济南市民身边，他主动“向父老乡亲问好”，因为祖宗的根在山东，自己也算是山东人。

孔垂长彬彬有礼，慢声细语，他柔和的神情，总让人想起在山大别人介绍他时的开场白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

人物简介

孔垂长，1974年出生在台湾，孔子第79代嫡孙，是宋代衍圣公孔德成之长孙。

2008年孔德成去世后，孔垂长于2009年9月在台湾举行的“中轴祭孔大典”仪式上，接替孔德成担任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”，主持台湾每年的祭孔大典。现任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，2010年11月受聘担任山东大学名誉教授。

孔垂长目前从商，妻子2006年元旦在台湾产下一子，为孔子第80代嫡长孙，名为孔佑仁。孔垂长与妻子吴硕茵还育有一女孔佑心。

身份的困惑

11月16日，听说孔子第79代嫡长孙来了，山东大学邵逸夫馆报告厅早早坐满了人。38岁的孔垂长西装笔挺地坐在第一排中间位子上，按照见面会活动议程，他将第一个走上讲台致辞。报告还未开始，主持人请孔垂长起立，“让同学和老师一瞻风采。”孔垂长立即转身、弯腰，面向学生深鞠一躬。

他不止一次对大家的礼遇回应“愧不敢当”。孔垂长的致辞都很简短，每每说完必加一句：“以上只是抛砖引玉，求教于各位师长。”

很多时候，孔垂长甚至表现得有点拘谨。

在山东省图书馆“大众讲坛”活动后，几个头发花白的“粉丝”聚集在孔垂长身边，希望求得“奉祀官”的签名。孔垂长客气地婉拒——双手抱拳成作揖状，一回礼，然后快步走进休息室。

这位2009年履新的“奉祀官”，一直希望人们改变对此职位的认识。

孔垂长承认，在祖父孔德成那个时代，“奉祀官”给人的印象是高高在上，以致2009年他继任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”、主持台湾祭孔大典时，人们对他的年轻大感惊讶，很多人猜测他应该是位老先生，行动不便。“我不比别人厉害，我只是刚好有这个身份。”

然而，身份的困惑始终伴随着他。

在台湾，他经常被认为生于豪门，“养尊处优”。实际上，孔子嫡孙，包括“奉祀官”一职并未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在大学任职，“家里最多算小康”。

一直以来，他的生活悠游自在而平凡。父亲早逝，祖父对孔垂长的教育并无特别要求。孔垂长的母亲于日洁回忆，“公公（宋代衍圣公孔德成——编者注）是谦谦君子，连对自己孙子讲话都很客气，什么事都不明着讲。”

谦谦君子般的孔德成，回到家便看书，从不要求长孙孔垂长背四书五经，每年在台北的祭孔大典，孔垂长也很少参与。幼年的孔垂长对祭孔有自己的判断，“我知道这是我们

家的事情，但不是我孔垂长的事情，是你们大人的事情。”

特殊血脉赋予他们家族的文化意义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体现。这一天，孔家会摆上孔子像，全家轮流给孔子像鞠躬磕头。

孔垂长的成长经历印刻着这个时代发展的痕迹。比起祖父、父亲及叔叔精研国学，他高中毕业后选择到澳大利亚学市场营销，之后跟着舅舅经商。他曾对此解释为：“我之所以会从商，是因为祖父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环境及想法都有落差，我学商的想法是因为以后处社会会比较实用。”

与生俱来的使命

只是，孔垂长的使命在出生时便已赋予。他无法选择命运，只能由命运来选择他。

孔德成晚年身体不好，数年没有代表孔家参与孔子诞辰释奠大典。孔庙崇圣祠的家祭起初由次子孔维宁主祭，2004年后，孔德成指示改为孔垂长主祭，同时代替他参加释奠祭典。“什么事都不明着讲”的孔德成，事后暗示：“我这是有用意的。”

在和叔叔推辞一番后，孔垂长自感嫡长孙身份不能回避，从此有意识地涉猎儒家学说。

压力也随之而来，不断有人提醒他，“奉祀官”责任很重，“位子很重要，你得好好努力。”

此时，孔垂长正为如何改变内向的性格而苦恼。一想到日后要接触一大堆记者，面对很多人讲话，他“有点慌了”。

遵循着先祖们多年来的既有程序，在主持祭孔大典的第二年，孔垂长已能从容应对。

每年祭孔大典这天，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到孔庙上香，他鼓励孔垂长，多学一些，多看一些，在这方面能有所发挥。

孔垂长也自感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毕竟，孔家的男丁到他这一辈只他一人。在家人的规划下，他退出从商之路，专职担任“奉祀官”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他发现，中国台湾、大陆以及日本、韩国等地，有很多人对儒家文化非常感兴趣，甚至可以说推崇备至，“他们非常认真地学习这

些东西，并运用到生活中。”

2011年5月，孔垂长在台湾发起成立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，并出任会长，台湾多位著名学者担任协会理事或顾问。这个旨在将孔子仁道思想发扬光大的协会，希望能把儒家伦理推广到世界各地，进而达到世界大同的最终目标。

儒家思想走进生活

在孔垂长的设想里，儒家文化除了要在大陆、台湾以至亚洲扎根，还要推广到欧美国家，“如果他们感兴趣，我们何乐而不为？”

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，孔垂长引经据典。当被问及西方留学背景是否与现在的身份相冲突时，他立即纠正：“不会，我不是从小就出去的小留学生，我大学才出去。”

在一场以“儒学复兴”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后，孔垂长好奇地问：“现在大陆高中有儒学经典的内容吗？高考会考吗？”

当被告知大陆现在有很多读经班、私塾班之后，这位不喜欢埋首故纸堆的孔子后人提醒：“前提是她们要接受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赶流行。”

一路上，他一直强调，他从不认为儒学是宗教，“而是一门学问”。

实际上，他这个嫡长孙做的不仅是推广先祖孔子思想的活儿，按照孔垂长设定的宗旨，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除了推广儒学，“只要是跟文化交流有益的事情，我们都会积极推动。”

这个自认腹中墨水没有祖父、父亲多的“海归”，一直以“垂长”自称，他希望社会不再仰视“奉祀官”这一身份。他喜欢讲浅显的道理，用故事表达他的思想：韩寒到台湾在出租车上丢了东西，出租车司机如数归还。他以此证明被儒家思想内化的人，非常注重品德修为。

他的态度异常包容，“你喜欢就来，但如果你觉得对你不重要，我不强迫你接受。”这也可以对应他归纳的儒家思想核心：和谐、和平。

“和谐、和平，自然会尊重别人，尊重别人了自然纷争就少了。”

对话孔垂长——

我心中的儒学精髓

是和谐与和平

记者：听说您刚继承“奉祀官”时压力很大，您觉得这股压力主要来自哪里？

孔垂长：记者经常问我，爷爷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其实我爷爷的话不多，工作之外就是看书。我对于孔府的印象，是通过偷偷翻看他的书和他来往的信件看到的，他从来没跟我表明过什么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虽然没跟我讲过什么具体的事情，但潜移默化中，他好像慢慢把他的东西转化到我身上来。我从小看爷爷在台湾参加祭孔之类的活动，但我一直觉得那是大人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

那时候我叔叔还在，到底是我继承还是我叔叔继承，我们互相推让，最后的结果是我。我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个很大的事情，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太会与人打交道，尤其是没有办法跟记者打交道。我一想到继承这个后，有一大堆记者要问我问题，我就有点慌。后来很多人跟我说，这个职位很重要，你的责任很重，莫名其妙压力就来了。

记者：您觉得，留学以及从商的经历与您现在的身份有冲突吗？

孔垂长：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，我认为这就是一项工作。

记者：从小到大，儒家思想对您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？

孔垂长：从小到大，我不排斥儒学，但我不会把所有时间放在念《论语》，念四书五经上面。直到我接任“奉祀官”之后，才真正发现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真的有很多人对于儒家文化很有兴趣，而且他们很认真地学习，把这些东西用到生活上面。

记者：如今大陆有很多读经班、私塾班，这是否意味着儒学的复兴？这种方式能否对儒学的推广有利？

孔垂长：台湾也有很多读经班，都是些小朋友来上，我觉得对他们的成长有益。因为台湾这些读经班都是自发性的，父母认同，所以把小孩送来，学习《论语》、四书五经，还有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这些。我觉得有益处，是因为他们接受，而不是赶流行。

我自己也有小孩，我个人认为读经是好的，至于小孩有没有能力吸收，以及他长大后如何应用，是要看家庭教育，以及他将来的成长。

记者：您心中的儒学精髓是什么？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？

孔垂长：和谐、和平。因为和谐、和平自然会尊重别人，尊重别人了自然纷争就少了。

记者：有些事情对别人来说，是可做可不做，但对您来说，是无法选择的，您会怎样行使这种您无法选择的使命？

孔垂长：我觉得我的使命是，能运用我的身份，把儒学，中华文化推广出去，不仅是中国、亚洲地区，如果有机会，甚至推广到欧美这些国家。为什么我们要推广儒家文化？因为儒家文化有一个特质，它让世界和谐、和平。儒学以家庭为核心，把这个观念从家庭延伸到朋友，延伸到社会、国家，我们一环一环地做，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和谐、和平。

本报记者 吉祥